



往昔里的星辰大海

指尖

在山坡上仰望静谧的夜空和移动的星辰，是件很美妙的事。那些闪烁、细小而微暗的光亮，总教人遗忘世里的温度。微风拂过黑暗中的草木，夜色无限度逸散，天际如此阔大，深邃，遥远，不可触及。

是许多年前的事了。

彼时，人尚青春，在长路上不断跌倒受伤，刻意营造孤独和伤痕，装出深沉成熟的样貌，应付踏入社会之初的尴尬、忐忑和害怕。似乎外表的伤永远会得到痊愈，而内在的触碰少之又少。乃至会羡慕同伴会被狗咬，家中老人故去等突发事。她后来又遭遇车祸，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，恐惧倒同出一辙。

夏天是个短暂的季节，夜里，我们将手肘抵在草里，抬起头，沉默地看着星星渐次呈现。所有的星光最终要归止于黑暗，但不久，在它曾经明亮过的地方，会有新的光源影影绰绰出现，乃至到了后来，记忆中所呈现的，均是最新的。

秋夜里看星空，又有别样的味道。山脚小溪边，长满芦苇，秋虫深藏其中。它们高低不一的鸣叫，穿过丛林和茂草，在清涼的空气里，明晰地响起。溪水作为虫鸣的背景，亦扑耳贴来。我们都是从未见过大海的人，这水声，无疑带来无尽的幻觉。当我们仰望星空，看见深蓝的天幕、点缀着的星辰，会有躺在海面的感觉。那时，凉风袭来，孤独的船只，溢满空荡荡的情绪。那该是愁绪吧。也不明白。反正突然就不说话了，凉风从身体中间的空隙里穿过。嬉闹着要改名字，她喜欢长河渐落晓星沉，遂更名晓星。碧海青天夜夜心。

最后一次从后门上山的夜里，是八月十六，月亮像个银盘，太大，太亮，根本看不到星光，感觉就要坠下来，落在山坡上，或者树杈里。若你能用手接住，或许幸运亦会停留？

骨头里突然就沁出一股深寒，怎样掩饰和分散都无法停止的抖动，令人绝望。也没有哭，只是沉默下山，月光照着回去的小路，一个在前面抖，一个在后面抖，回到宿舍，灯下，两张苍白的脸，满是疲惫。

多情自古伤离别。清秋夜，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的时光。欢若平生，喜之不尽之后，流落两散，再不相见。

数载忽忽而过，现实忙碌，遗忘遂成常态。所谓闲情逸致，总是叫人鄙夷乃至嘲笑的。沉默不说，许多年也就这样过去了。

那时，早上起来，总要背几首古诗，而中午，会提着收音机到树下去学歌，下午闲了，缠着周师傅认繁体字。都是清澈见底的人，从未有怀疑和防备，那是生命中最快乐的桥段。关于她的流言蜚语漫天乱飞，宛如繁星，我从未相信过，乃至后来，又有关于她的流言，通过狭窄蜿蜒的村路，在神祇和仙人的身后迂回，并邪恶地流出时，我依然不信。就像随着引力波的被发现，人类在不久可真切地亲临、亲闻、亲聆星辰大海一样，不是不信，而是愿望已逝，信与非信，来与不来，都无关紧要——当你失去那个观星听海的人。

我在凌晨的梦里，看到深蓝的天际，星辰闪烁，如往昔般璀璨动人。生命中最初出现的那个人，在习习的风里，宛如玉树，长发飘扬，正张开怀抱，等我归来。万物之上的翳障，终究会成为黑暗中前行的动力，而我终将醒来，在波涛汹涌的尘海上。

窗外，雨滴打湿新年的土地，稀疏的记忆枝丫上，往昔的印痕正在吐露最初的芽。



墨究家族

水伊

1953年，7岁的哈尼少年墨究从红河县阿坝村骑马随马帮出哀牢山，去往昆明寻找父亲。

少年的记忆更多掠过红河。

渡河前要在河边停留一夜，第二天一早祭河。

拜祭之后，人和马垛坐船过去，马则自己游过河。

过河之后，要在另一个叫斐脚的渡口再停留一晚。

沿途有时在马店歇脚，有时在树林里开哨（休息之意）。在树林里开哨有意思，人要么睡在马垛中间，要么睡在吊床上。篝火生起来，要在火堆上撒花椒、辣椒，或者把竹子丢在火堆里烧，为了吓走野兽。

墨究的父亲是民国时代的大学生，专业是辎重，会开飞机、坦克、各种各样的汽车，能赤脚在山地行走，外号“老水牛”，精通英语和法语，是哈尼族最早的共产党员，并且带着部队解放了红河县。

找父亲的目的是上学。

最初，墨究完全听不懂汉话，后来一直在昆明接受教育，直至大学毕业。

出哀牢山是墨究人生的重大事件。

哀牢山横亘云南南部，红河水蜿蜒从山脚流过，是云南天然的文化地理分割带，红河南岸，是蛮荒之地。

1300年前，哈尼人放弃找坝的梦想，渡红河，进入哀牢山，从此成为世间最孤独的民族，只有虎豹和他们为伍。

这个最孤独的民族身怀绝技，和哀牢山相遇并一展绝世才华——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梯田。

墨究这样解释哀牢山的本意，应该是阿倮的译音，阿倮是哈尼族一个强悍的头人，是哈尼族一个强悍的家支，在有外敌时抵挡敌人的进攻，并掩护弱小家族撤离，现今的元阳县有阿倮支系。

哈尼少年去往昆明寻父之路和1300年前哈尼人从昆明撤离，一进一退，也许是同一路线。那个时候，哈尼人是整族迁徙，扶老携幼，牛马相随，后有追兵，前途未知。

经历了人生的种种际遇，墨究先生盛年回到故土，其时是1981年，参加元阳县举办的摩披大会——多名摩披斗法，盛况空前。

远山胜蓝，红河似血，此时他已不会讲哈尼语。

童年的记忆被激活，那些大者如坪、小者如斗的梯田，层层叠叠，直往天际，这是亲亲的祖先开垦的梯田啊。这些梯田承载了什么？对哈尼族意味着什

么？对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？

促使墨究下决心回归有两件事：一是他和云南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部主任杨仲禄聊天，对方说云南少数民族文艺作品琳琅满目，唯哈尼族没有。墨究一听就急了，作为哈尼人，他认为这不可能。一是女儿的眼泪。1996年底，墨究带女儿孙犁去元阳县攀枝花乡泡竹寨调查，看到的都是贫穷的妇女儿童。其中一位妇女，因为背柴扭伤了脚，人滚落沟里，自己爬着回家，只能在火塘边躺着烤烤火，没有任何药品医治。女儿当时就哭了，把带着的钱和物都留给老乡。这件事，促成孙犁女士后来写了一本书《民族地区最贫困的人群——云南民族妇女研究》。

哈尼的阿妈背上有九层，一层背着红河，一层背着大田，一层背着寨子，一层背着菜园，一层背着老林，一层背着牛羊，一层背着莽子，一层背着包谷，还有一层嘛，背着哈尼的儿孙。

墨究追问，我们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梯田，我们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生生一世世一代代一辈辈在梯田里劳作，我们为什么还是那么贫困？抛开所有的诗意图，所有的艺术，所有的想象，哪怕，只是让他们日子过得好些，他也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。

能做什么？

于是有了梯田间的奔走，有了书宅里的思索，有了媒体的呼吁，有了哈尼梯田“江河—森林—村寨—梯田”四度同构，有了梯田申遗的构想并赴诸行动，有了世界梯田大会。

2009年9月，墨究与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北美代表丹尼尔·古斯塔夫见面了。这个小个子的哈尼人为实现世界梯田大会，自费奔走于美国。墨究对古斯塔夫说：地球六分水、三分山、一分平地，意味着梯田是全球农业文明的普遍形态，维持梯田农业是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。目前，全球仍在耕种的梯田日益减少，秘鲁1600万亩梯田只有200万亩在耕种。从价值判断，中国的哈尼梯田只要坚守下去，就是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。世界梯田大会，应当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，现在由我们一个小民族举办——哈尼人是铁肩担道义，占三尺地，看万丈天。

2010年11月，世界梯田大会在红河州举办，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机构—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、联合国粮农组织、世界遗产中心、国际湿地公约组织出席会议。

邂逅

卫刘芳

清才子袁枚能诗善文，不拘小节，他在《随园诗话》中有首诗：“横塘宵泛酒如淮，十里桃花四面开。只恨锦帆竿上月，夜深不肯下舱来。”故事是说，袁才子在横塘游船的灯红酒绿中，看到了正在表演的清丽女子蕊仙，便隔窗邀请过来饮酒一叙。没想到，蕊仙虽身处欢场，却拒绝了。

蕊仙自矜身份，必有她的长处，她精通文墨，视客人馈赠如浮云。但到了月上柳梢头时，她拿了一把素扇面对袁才子的船舱里求诗。蕊仙用这种文化艺术交流的高雅方式，走到了鼎鼎大名的风流才子面前。她没有错过相识的机会，也没有在对方拿自己当陪酒女子的时候迫不及待接纳，她掌握的时机刚刚好。

一个在封建社会精通文墨的女子，必定有过丰裕的家庭，有过父慈母爱，她见惯了花钱如水，见过了沧海桑田。她来求字画，或者是对一次郎才女貌爱情的期许，或者只是听到袁才子广收女弟子的传闻。她有点雀跃，有点小心思，却知道大概率是一场空。

袁才子旋即提笔为扇面题诗：“横塘宵泛酒如淮，十里桃花四面开。只恨锦帆竿上月，夜深不肯下舱来。”这是种风流才子的调笑语态，没有恶意，但也谈不上什么怜香惜玉。随后“蕊仙一笑进舱”，全文终结。

一贯反对纲常礼教对女子压迫的袁才子，还沉浸在自己一蹴而就的才艺中，没有看出蕊仙一笑的惨淡。多情总被雨打风吹去，蕊仙没有被英雄救美，她只是留在了袁才子的琐记中，被我看到。

《随园诗话》中还有一个佳人的邂逅故事。说年少英俊的翰林谢政，在西江迎驾正德皇帝南巡时，误把宫中女眷船当成御舟，一边三跪九叩，一边字正腔圆报自己名号。正好一宫女开窗泼水，见这呆子的举动不禁莞尔一笑。

呆子此时倒不呆了，他可是翰林。这是一种从唐代开始设立的官职，参与机要，与皇帝屡有接触，如被玄宗降辇步迎的诗仙李白是翰林，清代负责编修《四库全书》的铁嘴钢牙纪晓岚是翰林，都是清贵的文化人。

这位文化人当即诗兴大发：“天上果然花绝代，人间竟有笑因缘。”这一吟诗不要紧，却违背了君臣之礼。他遇到的不是“绝缨之宴”的楚庄王。荒淫无度的正德没有楚庄王宽宏大量，这句妙诗甫一流传到宫中，正德当即把谢翰林革职遣回原籍。谢政邂逅佳人的浮浪，被微省了，还好，小命还被留着。

幸好，这两段邂逅，虽不能与子偕臧，却还不悲怆。《象》曰：“天下有风，姤。”姤，遇也，即邂逅。邂逅就是一阵风，有时轻柔拂面，有时让人呛泪，它美得让人过目不忘，也美得不知所踪。但邂逅，点亮了一地鸡毛的尘间。